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

· 上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
钱 谷 融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50千字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00本

统一书号: 10135·030 定价: 1.70元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编辑凡例

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各种新文学的社团和流派，它们各有其特点，并且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从而形成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为了反映出新文学这种丰富多样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发展线索，我们特编辑这套丛书，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

二、本丛书将按社团、流派出现前后，编选它们的代表性作品及与其有关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版。每一个社团或流派，各编一本作品选，一本评论选。在每一选本前，均有一篇序言，作简要的评述。编选和评述，都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忠实地体现新文学史上的客观情况。

三、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有一书名和一副题。书名意在体现该社团或流派的特点、倾向或所产生的影响，副题或标明社团名称，或写出同人刊物名称，或指出作家所在地域，等。

四、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分两册。作品选主要收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适当收入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的一部分。作品选内作品的编排，一律按体裁分类；每一类的编排，则依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评论选与同一专书的作品选相应。主要收入对该派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编排上也以文章发表先后为序。所收文章，以解放前发表的为主，并尽可能多收该社团或流派形成之初的有关评介；也适当收解放后的评论。

无论作品还是评介文章，都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和集子，以显示其原貌。

五、本丛书每一专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本研究室成员分别承担。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七月

序

钱 谷 融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与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不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同样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会有的，也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才有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因而我们尽可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过，为了使我们的争论能够更有价值，更能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有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如果所见不全，就容易各执一端，大家说不到一块儿，这样的争论也就很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多大的真正推动作用。因而，资料建设工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各种有关资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任务了。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研究者往往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一旦你开始把各种事实和材料归集拢来，主观的选择标准就会不知不觉地左右你的思路。特别象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即使对它都已有了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材料，还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从而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来的。不过，归根到底，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所作的主

观解释，总是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真相的。我们应该相信，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有某种大体上确定的面貌，只有根据这种面貌才能判断我们对它的描绘是否真实，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并不能一下子看清这种面貌，他会漏过一些重要的细节，甚至得出某种歪曲的印象。但是，只要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不被遗忘或埋没，后起的探求者终将逐渐弥补上前人的疏漏，修正或者更新既成的解释，直至认清它们的真相。所以，那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并不可取，尊重事实仍然是求得正确解释的前提。不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获得一位诗人的创作日记的时候，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就多了一种依据，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在研究五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初第一本新文学史稿问世，研究者们陆续写出了许多部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从报刊上更可以读到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但是，和如此规模的研究活动相比，我们对现代文学具体现象的了解，也许鲁迅除外，却似乎明显不够了。良友图书公司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可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来编选第二个十年的大系。象这样已经有人开头的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象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我们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重新飘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碑重新竖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赶紧研开干涸的墨笔，把新文学的历史风貌图补充完全呢？

当那种肆意删削和篡改史实的作风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事实站出来作证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承担了编选这套六十余册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的工作。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流派”似乎常是一个遭受冷遇的字眼。连“浪漫主义”都一度成为作家们急于躲避的不祥之物，谁还能仔细去探讨新文学在风格流派上的复杂表现呢？当人们把关心文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的时候，就自然只有把新文学削剪成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才足以突出地显示它的主导倾向了。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这一时代所有作家的个人创造物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按照同一条轨道去思想，文学又怎么可能出现创作倾向上的纯然一致呢？相反，艺术也正和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越是枝繁叶茂，越表明它的旺盛生机。如果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流，它却是一种远比表现风格更加深入的东西，它象血液那样渗进作家的心灵，他们的创作激情越是丰富多样，反越显出这血液的活力。单从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你能看出水流的自然方向么？唯有亲临那种弯汊密布，岔道众多的大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主潮的那种挟裹一切的威势。所以，要真正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对各种流派现象的深入分析。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面貌不同、风格互异的作家，而我们无论从那些直面悲惨现实的作家身上，还是从那些向主观感情索取支持的作家身上，甚至从那些扭过脸去，向往昔岁月寻找安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愤懑和对人民苦难的认真关注。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一事实，才更加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威力，才格外懂得了鲁迅传统的深远影响吗？

当然，重视对流派的研究是一回事，怎样理解流派又是一回事。各种文学辞典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定义，一些研究者也曾就新文学的流派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我想，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现象，其实是很难用某个定义去概

括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境遇又那样严酷，即使是建立文学社团吧，二十年代的作家在这方面还比较自由，可一到抗战爆发，连年战乱，许多人连一张书桌都无处安放，还哪里谈得上结社组团？严峻的历史注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发展，我们恐怕就更不能套用那种严格的定义去苛求它们。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实在说来，我们并无意用这些文学现象去支持某个关于流派的定义，而是借用它来标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既然流派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名词，我们从社团和流派这个角度入手，是不是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的发展线索来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前 言

现在人们都已经普遍懂得，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后完成。作家在稿纸上圈定最后一个句号，不过表明他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一种使这部作品发挥艺术魅力的可能性。至于这种可能性能不能实现，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却要看社会是否接受这部作品，尤其是读者怎样理解它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了文学。如果要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也就不能只盯住作品和它的提供者，还应该同时去看看它的接受者。

当我们试图以作品选集的方式向读者显示文学研究会的历史形象的时候，似乎就更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毕竟是站在今天的精神水准线上，很容易会忘记自己是面对过去的文学现象，不知不觉就应用起现在的标准来了。这就需要有人来提醒我们，也同时提醒我们的读者，就象艺术博物馆里那些古色古香的雕花画框一样，时时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和画稿作者之间隔着多么长一段时间的距离。可是谁能提醒我们呢？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吗？它们一本本躺在那里，缄口不言，仿佛存心要考验今天的读者。令人欣慰的是，当时的读者却能够帮助我们，他们并不是无言的人群，他们在当时的报刊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意见，这不正是最醒目的历史标记吗？无论是帮助读者理解作品，还是培养批评的历史意识，我们都应该把这些标记保留下来。如果说以前的有些研究者忽略了这项工作，我们却不能再忽略了。

一般说来，批评总要比创作慢走半步。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

新文学才刚刚诞生不久，我们自然不必奢望会读到怎样精深的批评。就从看到的范围来说，大多还是些印象式的议论，其中有不少原就是作为读后感发表的，象这次收选的那些题为《××君的〈××〉》的短文就都是登载在《小说月报》的“读后感”栏里的。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批评也自有一种活泼的特色，很少摆出僵硬滞板的“八股”面孔，大都是有感而发，有的作者更干脆是借评论他人的创作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你可以说他们缺乏分析的技巧，也可以挑剔他们的文句是多么粗糙，但他们的字里行间常常充盈着那样热烈的情感，就是今天读来，也仿佛可以听见作者心灵的怦然跳动。情形既是如此，在尽量深留有代表性的观点，尽量寻选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两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特别愿意择取那些富于真情实感的评论文字。虽然不一定都能向今天的研究者提供多少深刻的启示，但它们却肯定可以再现出当时的阅读气氛，向今天的读者证实，他们的前人是怎样理解文学研究会的。

我们选编的时间范围，侧重于二十年代，但也少量收取一些三十年代上半期的批评文章，主要是《新文学大系》的几个导言和茅盾等人对文学研究会及其作家的综合性评论。由会员来评价文学研究会，当然是事后更能够站得高些。至于对作家的整体理解，三十年代的眼光也应该说比以前更深入一些，开始具有了一点理论的色彩。

入选的评论文章依如下秩序分辑排列：首先是对整个文学研究会的评论；其次是对一些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综合评论，这些评论常常是按照作品体裁分类进行的；最后是对个别作家或作品的单独评论。此外，还选收了几个以文学研究会及其刊物名义发表的宣言或说明，作为附录。把作家的自白和读者的理解对照起来看，有时候也颇能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启示。

王晓明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

目 录

前言·····	王晓明	1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茅 盾	1
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节选)·····	郑振铎	34
关于“文学研究会”·····	茅 盾	37
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	潘垂统	42
评《小说汇刊》·····	玄	48
读《小说汇刊》(节选)·····	陈炜谟	50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节选)·····	郁达夫	60
关于新诗的通信(节选)·····	齐志仁	65
最近的中国诗歌(节选)·····	徕 工	67
评冰心女士底三篇小说·····	佩 衡	72
读冰心底作品志感·····	直 民	78
论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	剑 三	85
读冰心女士作品底感想·····	赤 子	92
读《最后的使者》后之推测·····	式 岑	98
评冰心女士的《超人》·····	成仿吾	102
《繁星》·····	化 鲁	109

《繁星》与《春水》·····	梁实秋	111
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	贺立波	117
始终没有走出象牙塔来的谢冰心(节选)·····	草 野	128
冰心论·····	茅 盾	136
《隔膜》序·····	顾颉刚	153
《隔膜》·····	化 鲁	162
《火灾》序·····	顾颉刚	165
读《火灾》·····	赵景深	169
朱自清君的《毁灭》·····	周志伊	172
读《毁灭》·····	俞平伯	174
朱自清君的《笑的历史》·····	镜 如	185
朱自清君的《笑的历史》·····	善 行	187
朱自清小品序·····	阿 英	189
周作人的诗·····	赵景深	192
批评落华生的三篇创作·····	吴守中	194
《商人妇》《缀网劳蛛》的批评·····	方 兴	200
落花生论·····	茅 盾	207
王统照君的《黄昏》·····	张子倬	216
王统照君的《黄昏》·····	补 碎	219
《春雨之夜》序·····	瞿世英	221
《春雨之夜》所激动的·····	蹇先艾	223
王统照小品序·····	阿 英	228

俞平伯小品序.....	阿 英	231
庐隐女士及其作品(节选).....	贺玉波	234
庐隐论.....	茅 盾	239
西谛君的《淡漠》.....	志 点	246
关于《淡漠》的通信(节选).....	子 蒂	248
孙俚工君的《海的渴慕者》.....	华 开	249
《海的渴慕者》序.....	夏丐尊	251
玉诺的诗.....	圣 陶	253
徐玉诺君的《一只破鞋》.....	施 讷	265
徐玉诺君的《到何处去》.....	植 三	266
徐玉诺君的《到何处去》.....	国 章	268
《两乞丐》发表时的编者附记.....	雁 冰	270
柳建君的《一夕》.....	CH	271
孙梦雷君的《毕业后》.....	余虞廷	273
顾仲起君的《最后一封信》.....	褚保时	275
附录:		
文学研究会宣言.....		279
文学旬刊宣言(时事新报).....		280
本刊的缘起及主张——晨报《文学旬刊》发刊词.....	王统照	282
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		284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 茅盾

一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新潮》杂志发刊以后,小说创作的“尝试者”渐渐多了,然而亦不过汪敬熙等三数人,也还没有称得上成功的作品;然而“创作”的空气是渐渐浓厚了。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一月,《小说月报》也革新了,特设“创作”一栏,“以俟佳篇”;然而那时候作者不过十数人,《小说月报》(十二卷)每期所登的创作,连散文在内,多亦不过六七篇,少则仅得三四篇。而且那时候常有作品发表的作家亦不过冰心,叶绍钧,落花生,王统照等五六人。

那时候,(民国十年春),《小说月报》每月收到的创作小说投稿,——想在“新文学”的小说部门“尝试”的青年们的作品,至多不过十来篇,而且大多数很幼稚,不能发表。

然而年青的“尝试者”在一天一天加多，却是可以断言的！

那时候，除《小说月报》以外，各杂志及各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创作小说，似乎也不很多。据民国十年四月《小说月报》所载的不完全的统计（郎损：《春季创作坛漫评》，《小说月报》十二卷四号），那年的一月到三月，发表了的创作短篇小说约计七十篇；其中有不少恐怕只能算是“散文”。到了那年的七月，《小说月报》又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十二卷八号），则四月到六月的期间，短篇小说的创作已有一百二十多篇，比春季增加了一倍光景。这一点不完全的统计，就证明了那时候“创作”在一天一天热闹起来。

自然，那时候发表了的创作小说有些是比现在各刊物编辑部积存的废稿还要幼稚得多呢，然而在那时候有那么些作品发表，已经很难得。现在我们这“文坛”，比起十多年前，可以说是“进步”得多了罢？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一个月看得见有希望的新作家出现，现在我们所见一个月里的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有从前一年的总数那么多；我们觉得现在这点儿“成绩”还是贫弱，我们要求更多的表现生活各方面的作品，我们要求“伟大的作品”，然而回顾十多年前的“文坛”，我们不能不承认十多年来我们这“文坛”是有了进步的。

而这进步的过程是很长很长一条路。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这条“路”的起点，——一些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迹，是值得保留，研究，而且来一次十年的总结。

二

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好象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

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

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这是最早的一个纯文艺的社团，然而这一个团体发起的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的创立很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中说“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第一，是“联络感情”。“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第二，是“增进智识”。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这个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发表的时候，有十二个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在这一个宣言里，只有第三项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的态度，这态度在今日看来，自然觉得平淡了，但在那时候这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纲要之一，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应和。

“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不是没有人试作回答，而是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那时候，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因

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没有比较最有势力的一种意见，这就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是对于“将来如何”一问题的一种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躲避正面答复的一种态度。这不是答案。然而这样的态度的产生有它社会的根据，这是代表了最大多数的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的智识者的意识的。同时这种意识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的领域。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表示的对于文学的态度就是当时普遍现象的一角。

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后来也永远不曾有过。它不象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一些具有确定的纲领的文学会，它实在正象它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个“著作同业公会”。

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的简章第九条虽有“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之规定，而且事实上后来也有几个分会，而且分会也发刊了机关报，然而这决不是“包办”或“垄断”文坛，象当时有些人所想象。

同时也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团体行动，而且文学研究会对于它的会员也从来不加以团体的约束；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对于文学的意见，然而“团体”只说过一句话，就是宣言里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花生，以及其他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

三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